

賽珍珠自傳(十)

賽珍珠著
郭功雋摘譯

我的多元世界

日本長崎暫住養病

我記不得是如何安排的，只曉得教會差團負責人准許我們從基金中預支月薪，也不記得如何租到房屋和一應用具的。可是我們在一艘擁擠的日本小輪船訂到艙位，於是東渡扶桑，在日本本州長崎上了岸。當時長崎是一個淨潔、宜人的地方。我們時常橫越太平洋，常常在長崎擱岸，所以我還算熟悉。也在那裏，雙親帶着六個月大的長姊乘船由美渡假返華途次，長姊突然在旅途因急病而夭折。那是我出世以前很久的事。

到得長崎在寧靜的街頭徜徉，找到小客棧，安頓在寂然的客房中，內心頗感慰藉。在熱水池裏洗一個日本式澡，吃一餐鮮美的日本料理，然後蒙頭大睡，睡了很多鐘頭，我記得自己妥善利用這種恢復精力的每一分鐘。醒來以後，我們在友善多禮的行人道上走過，也看見傍晚的霧氣從山腰升起，似乎要把房屋推下海的樣子。我們盤算在山上小市集找一所家屋居停下來，直到我們知道以後何去何從為止。

那裡平安、舒適，不受任何壓力。一輛日本

計程車載我們蜿蜒而上進入山區，我們先住在一家小客棧，等候租到適當家屋再行安頓。那間小客棧有溫泉浴池，清淨又暖和，可以醫治疾病也使神經鬆弛。山邊多的是溫泉溪流，地熱從岩縫中再再上升。日本樵夫和遊客就利用熱氣煮蛋、燒飯、做菜。我也帶來野餐籃子學他們的樣為孩子們做伙食。

那時妹妹帶着一家人轉往神戶，因為她有身孕，要住在靠近醫生的地方。父親不習慣突然放鬆所有服侍神的工作，決定獨自去韓國旅行。因此，只剩下我們一家四口安頓在長崎山邊的安善村。我討厭長住旅館，幾天工夫就找到山谷另外一邊的一座日式小家庭。是木造房子，位於松林深處。整棟建築是一間大房子，兩邊有紙屏可以隔成三個斗室，做為臥室，側邊放置橢圓形大木桶的是浴室。後面隔成長條間，放着粗糙長桌就是廚房。我以炭爐為炊具，自己準備飯菜，

我找到這一處養傷的小天地。大氣中散播着松香，寧靜的林木本身代表靜謐。我無須女僕或任何生人來協助，每日除了準備餐事，用竹掃帚打掃地板，到溪流邊洗幾件衣裳而外，無所事事

。長夜漫漫，寂靜清晨，我為捕蟹婦人結夥的輕微動作和喋喋細語吵醒。等我梳洗已畢，穿好衣服來到門口，在客廳外邊廊沿底下早已成排坐了五、六位老婦，穿着舊衣服，但很乾淨。她們不願叫醒我，見我露面就舉起竹筐任由我選購，裡面盛着新鮮螃蟹和魚蝦。我試着從一兩位老者分別買一樣，以示公平，她們也無怨言。她們都是結伴而來，同夥離去。我手中買的不是草繩穿起的活蟹就是一條亂蹦的淡水魚。煮得鬆動的米飯再配某一樣蔬菜就够我家一天的伙食。我們憑這種飲食養得身體健康，眼力精明。

每週我烘烤麵包一次，有時我們自製三明治出去郊遊一天。當我們以爬山或尋訪一處幽谷為宗旨時，常常參進一隊旅遊或野餐出外遠足者的行列。日本人喜歡遊山玩水，飽覽名勝，對於野餐更是樂此不厭。我在日本山區悠哉遊哉度過幾個月安閒的日子，想必十分快活，因為我未曾留下任何特別的記憶。

忠心女僕千里來訪

我自己做家務事也自得其樂。有天早上我高

臥未起，忽聽後院嚷嚷着一個熟悉的女人聲音，就連忙穿上衣服一探究竟。原來是我家在南京一名忠誠的女佣找上門來了。這位熱心腸，不服輸的傢伙決心要找到我。她說她確信我需要她，於是她隻身跑到上海，向朋友們探聽我的下落，她自費買了張三等船票。不懂日語的她居然找到我的山居，我一點想不透她如何辦到的。當我看見她站在我家後門，一身藍布棉襖褲，隨身細軟用一塊花布打一個包袱拿在手裡，圓圓的臉滿面笑容，我忽然發覺我確實需要她。我見到她高興之至。我們相互擁抱，緊緊握着手臂。幾分鐘後她就開始做她的管家工作。

第一次遇見她時她在教士家幫佣，地點在渤海岸渡夏勝地北戴河。人們叫她李嫂子。幾個月後李嫂子找到南京一心要替我管家，她說已經辭了老東家，無處可投奔，當時我家女傭回鄉伺候老邁的父母去了，我只能用她當下手。李嫂子說下手也願意做。

過了些日子，儘管穿着厚棉襖，我當時看出她的腹部漸漸隆起，我知道李嫂子是寡婦，在中國社會這是使人吃驚而且難堪的事。不多久我不得已啓齒問起肚子變大的事。李嫂子頓時噤嚙大哭，說是在北方高梁地上被迫爲士兵所沾污。聽起來，看起來，這話叫我不免生疑心。她是高大的女人，可以抵抗任何強暴企圖。不過那時丘八會不幹好事，我是知道的，我就接受她的解釋。她大爲放心，保證不添我任何麻煩。要生的時候她會到外面去自己想法子。我答應她可以在院內下房留產，事情就這樣說定。

幾週後，美國來了一個視察團，家中留住許多重要人物。李嫂子早上沒有出來開早餐。別的佣人嘴裡暗暗咒罵着，有人暗示我去下房看一看。我走進李嫂子的小屋一脚幾乎踏上一灘血。她竟然自己吃打胎藥，可是時機已遲，強烈的中藥使她大大出血不止。我們馬上送她往醫院，她因血液中毒躺在病床上好幾週。後來她康復，從此就跟我定了我，她聲稱是我救了她的命。她是大學門，心直口快型的婦人，我知道她對我一片忠心。革命軍進城，我們躲到小茅屋逃反時，李嫂子竭盡所能搶救我家的財物，而且甘冒自己的生命危險。她搶救出來的竟是廚房器皿、洋傘、枕頭之類，而暴民們揚長而去，却帶走我的法國細瓷器，和雙親從荷蘭帶出的銀器餐具。

不管怎樣，李嫂子來到日本跟我們在一起，一切如常的忠心耿耿，而且家務事一把抓，我就閒下來了。她不通日語，成日把我當做解悶的對象。我也樂得聽她的獨白，她倒認爲日本人比中國人強多啦。

她嘮叨說：「在中國常聽說日本人多麼壞，到此地我看他們很好，比中國人好得多。好師母，你聽我講。兩個中國黃包車伙互撞了一下，他們怎樣？他們相互互大罵，連帶使自己媽媽受辱，在日本兩個黃包車伙互撞，怎麼樣呢？他們停下來，互相鞠躬道歉，他們不生氣，每人說錯在自己，然後乖乖離開。難道這不比中國好嗎？」我常常以沉默表示我有同感。

了解日本民族真難

等到熱心腸李嫂子來到小木造家屋後，氣氛也變了樣。她屬於那種終日奮戰型的女人——男人中也有她的同型，因此，李嫂子打掃一間屋子時，不僅使房子乾淨，也反對每一件傢俱，大肆攻擊，要求樣樣東西徹底清潔。地板上不准有一個仇敵。標上的蜘蛛網必須加以肅清，嘴裡還不停地咕噥斥罵着。她來我處幫工不到一週，當地警察就來訪問我三次。她沒有做錯事，爲了力求乾淨，她把落下的松針堆掃在門口點火引燃，於是烟霧上升，警察跑來察看以爲森林失火。他們發覺李嫂子沒有護照，出於無知她根本沒想到護照這碼事，後來總算在警方取得諒解沒有追究她。警察第三次光臨，因爲她污染了溪流，引起下游居民的抱怨。

此際，我妹妹已經生了小孩，需要一處靜養的地方。於是共處短暫時期之後，我決意出去觀光旅遊一番，那不是正式觀光客式的組團旅行。第一，我根本沒有錢參加豪華的旅遊團體，第二，我願意看看出門在外的日本百姓也並非在頭等客車中可以看到他們的。

於是選了個大晴天，我帶着孩子們起個早出發，開始隨遇而安的快活旅行。事實證明我找到快樂。我們隨便搭上一班火車，在秋高氣爽的日子，我們坐在慢車上，旅伴都是和善、多禮的日本人，他們有趣，也對我們感到興趣。肚子餓了就在站臺上買便當盒。乾淨的木片盒裝着冷飯糰，幾塊醃菜，一片鹹魚，配給一雙竹箸。同時也爲孩子們買了瓶熱牛奶。水果有柿子、雪梨和小小的紅蘋果，有時薄暮之前隨便檢一個車站下車，

和列車分手，找一家小旅社過夜。我們總是受到熱忱歡迎，洗了熱水澡後就寢，我睡得極熟，好像從幼童時代一直沒有睡得這麼好過。

午夜夢迴醒來時，感覺墊在榻榻米上的輕柔絨毯，諦視庭院中黯淡的月色，好像仍在夢中。總是有個小花園的，我們慣於拉開紙糊的拉門，好讓輕柔的濕空氣充盈臥室，稍微注視樹梢的淡霧和假山石懸瓏的輪廓，聽着人造瀑布潺潺的流水，不久又進入純靜的夢鄉。

清晨下女服侍操作的些微聲音把我們吵醒。早餐吃粥，以鹹魚和醃蘿蔔當小菜。我們隨遇而安似的旅程有幾週之久，從未碰上不愉快或失禮的事。我們去看孤懸海上的宮島，其計畫妥善的複式美景使我認識日本的奇巧名勝。其實我還特別記得小旅舍和鄉村之美，尤其是和善待人的日本百姓使我長憶勿忘。他們善於自律，唯有男子酒醉以後才失去控制力。我感到奇怪的是，中國人喝醉酒往往變成兇狠和殘暴。我懂得週六之夜不可外出，甚至鄉村小道也不可以冒昧上路，因為本來是非常多禮的農夫，從市鎮開飲之後帶醉歸來，在返家途中大聲歌唱。他已把部分賺的錢變成米酒下了肚。

了解民族是件難事，連交友也會「知人知面不知心」。甚至那麼早以前在鄉間旅遊時，我就發覺日本人使人生疑。前景昭然若揭，陸軍已在擴增實力，家庭獻出兒子準備為國犧牲。當局鼓勵人們移民中國，特別是向東三省。企業家和軍事家牽手擬訂冒險的計畫，他們是老搭檔，處處

我碰到無可奈何的百姓。他們無法與外人溝通，所以也無從獲知實情。

我家也無法長久居留日本和本地人一同面對命運的演變。我們開始希望白人能够平安無事地返回中國僑居地，因為在蔣介石委員長領導下，國民政府已建都南京，那正是我的家園所在。聽說再隔兩個月等一切上軌道就准許我們回去。如衆人所知，蔣委員長在一九二七年已經把共黨分子從政府中清除。當我們藏身劉家小茅屋時，他已在上海和中外銀行家以及其他權威人士進行磋商。他一向厭惡俄國共黨顧問的霸道作風，下定決心趕他們回國並且斬斷中國共黨的根苗。爲這一目的，他宣布與西方國家友好，邀請離開的外國人重返他的首都南京。

雖然是好消息，我對離開日本亦不免悵然若失，因為我曾在這地找到庇蔭、寧靜和友情。我們在赤貧、憂悵狀態下來臨，他們以同情和了解對待我們。鄉村農婦在晚間常以沉默相對，只因想聽聽我們有甚麼話要講，縱或她有主意也默默無言，這是再好不過的鎮靜氣氛。

我從來理解不到日本人民是我的敵人，反之亦然。當你認知參戰，犯下暴行、劣跡者不是日本百姓而是欺騙他們的人，你就深感戰爭的苦果。猶憶珍珠港事變後翌日，我在紐約寫字間，突然秘書室告日本大畫家安岡求見。他進來我立即起身迎接他。我說：「請坐，請坐。」他坐在面對我的椅子上，一言未發，兩行熱淚從面頰漣漣流下。他沒有拭淚，讓淚珠沾濕衣服。

他輕聲道：「我們兩國——」，就講不下去了。

我說：「我知道。但是容我們記得，不論如何發展，我們兩國的人民並非敵人。」沒有別的好說。幾分鐘後他抹抹眼睛，我們握握手，他就離去。其後我們繼續保持友誼，互相瞭解，不管每日戰場新聞如何報導。

大戰期間有一天我接獲美國人權協會電話，要我趕往洛杉磯出席加州參議會一次公聽會。那時日裔美國人已全體被集中管理住進營區。公聽會爲着是否沒收日僑私人財產起了爭論。我反對沒收日僑財產，因爲他們並未犯罪。後來另一位中年美國婦女也在會中仗義直言，爲日僑說話，獲得零星掌聲。我不知道證詞對主持會議的政客不知有無影響力，但事實證明日僑財產得以保全。在集中營中的日僑也能在內華達沙漠地營區用山艾樹和石塊佈置成花園。他們的年輕兒子編入陸軍派往義大利戰場服役，也都忠心爲美國作戰，且戰績輝煌。

話說回來，翌年冬天我從日本返回中國，內心充盈美感和柔憫的收穫。我們仍不准返回南京，只好在各種難民擁塞的上海找地方暫時棲身。

上海生活腐朽一面

下野的軍閥和各地富豪帶着家眷都在上海租界擺闊。他們坐着私家汽車在街頭兜風，司機雇的是面色抑悵的白俄。下車走進昂貴的英、美商店時也有着制服的年輕白俄當隨身保鏢。身材高大的年輕白俄，從前是帝俄貴族和知識分子，如

今爲赤俄掃地出門。他們的姐妹在租界上新開張的夜總會當舞女。前途茫茫的白俄姑娘有時爲情勢所迫嫁給軍閥當姨太太，走進了異族通婚的大家庭。軍閥下野後到租界當寓公再討一房白俄美女在當時成爲風尚。不久，有錢的商人和銀行家也跟着學樣。

我願意指出上海生活的另一腐朽面，即來自類唐派中國文人的混亂交遊。社會上有許多飄泊如浮萍的中國青年，雖然在海外留學歸來，却不願意到內地去做事，終日與文藝爲伍。有些在巴黎拉丁區學過畫，有些出身英國牛津與劍橋大學，也有約翰·賀布金斯的外科醫學士從未開過業，更有美國哈佛與耶魯的畢業生以編印英文頹廢期刊爲正業，成天在俱樂部寫詩。這些人當中也結交少許到中國來冒險的美國女性。他們也有雙宿雙飛，招搖過市的。美國商業大亨的家中若舉行邀宴總不會忘記請這些異國情待來捧場面。

上海生活在當時迹近頹廢、低賤。租界是藏垢納污的處所，各國罪犯少長成集。外表都紙醉金迷，豪華富庶，中國人治理的南市更屬髒亂、擁擠。街頭乞丐成羣，行人如蟻。我若是漫畫家，我構想的當年上海可用下面的筆觸做爲代表：一位可憐的黃包車伕，拉了五、六名從工廠下班回家的工人，在租界上受到英國或印度阿三巡捕的欺負，要黃包車讓路給招搖過市的小汽車。汽車裡坐的都是穿緞子的各國佳麗，但大部分是中國人。我並不崇尚窮人必然有理的說法，我知道窮漢時常愚蠢、犯錯，同時富人並非因爲他們有錢處處有理。但這幅漫畫就是我認識當年上海的

寫照。

記得我那時寄居在一座三樓公寓中，和另兩家美國家庭合租。一共居停幾個月，除耶誕節後一天歡欣時光而外，幾乎乏善可陳。其時我寫過一則短篇故事，經由美國我的經紀人找到了刊出機會。不錯，我斯時有一位經紀人爲我推銷作品。我往往花一個月工夫寫好故事再繕打妥善，然後費時一月寄到紐約——好像是編者與出版者共同落腳之處——又要兩、三個月裁決退稿，退稿再費時一個月回到我手上。要等這麼久才知道稿子打了回票。有一天我信步街頭，路過凱萊——威士書店時我進去在舊書攤瀏覽一下。我找到一本陳舊的「作家引導」小冊子。是倫敦出版的，我匆匆掠過「引導」，抄下紐約兩位文學經紀人的姓名與住址。

投稿遭到冷淡待遇

我向兩位同時去信。兩個月後其中之一回函表示無法考慮我的文稿，理由是「無人對於以中國爲主題的東西發生興趣。」另一位，勞大維回信想看看我的文章樣品。我寄去曾刊出我的兩篇小說的「亞洲雜誌」，建議把故事擴大成爲長篇小說。勞大維先生久無回音，我幾乎忘記那些小說。

此外我也賣了幾篇小故事，登在何處已經記不得了。那年在上海度耶誕節最爲沮喪，我沒有收到一份像樣的禮品益發助長挫折的心態。我並不在乎禮物，也不是忘恩的人，我希望能有一件真正的禮品給自己打打氣，耶節翌日我做了有如

犯罪的決斷，我自私地把僅有的現錢爲自己買一件禮品。在一個陰晦的臘月天我跑上街採購而後滿載而歸。事後雖然抱憾，可是內心的滿足是無與倫比的。

上海之冬幾乎毫無值得追憶的，不一——等一下，大小人物的羅曼史我是記得的。蔣委員長和滬上名門閨秀宋美齡結婚是人們津津樂道的喜事。連我家李嫂子也不甘後人弄出一樁趣事。

忠誠的李嫂子當然伴隨我們從日本回到上海，住在公寓地下室，主辦我家伙食。她有三名老媽子聽她分配工作，暫時可以應付了，等找到合適的再添一名助手。

有天早上我們聽見李嫂子下房的地下室發出爭吵聲，有個男人大聲吼叫。男人？我們佣人都是女佣呀！我叫一個老媽子把李嫂子叫上來，幾分鐘後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跑來見我，臉頰泛著紅雲。那男聲仍在地下室嚷個不停。

我大聲質問：「李嫂子，是怎麼回事呀？」她向我解釋，現在時代改變了，去年冬天她認識鄰家一位廚房助手，相好一陣子，兩人都發過願，後來那男的不見了。

她抱怨道：「都是共產黨害的，他們得勢，你們撤走之後我那口子發了神經。您要知道，樣樣事慌腔走板，法律、習俗不再管用。這段時期他被另外一個女人所掌握因而不見影子。我於是上日本伺候你。昨天上市場買菜我碰到那個女人，比我更老、更醜。他跟她在一起。我當她的面把他逮回來，關在我房裡。我們就要結婚了。」

「帶他上來。」我吩咐說，「我要盤問他願

不願跟你結婚，我們家裡不能這樣亂吵一通。」
她有些不樂意，後來還是走開，不久領了個眉清目秀的大小伙子來見我。

我鄭重其事的問他，「是怎麼回事？」

他甘願源源本本講給我聽。他說：「現在是革命時期使我有些難辦。兩女爭着要我當丈夫。她們都是寡婦，這種女人如今都不要臉了。」

李嫂丈夫的婚姻觀

我問他：「你要她們當中哪一個當老婆呢？」

「隨便哪個都可以，」他老實地告訴我，「我打算成家，討個閨女要花很多錢。討個寡婦啥也不要，我所以願意。」

「但是哪一個呢？」我追問。

「李嫂子跟另外一個一樣好，」他說，「可是不願意被她成天鎖起來。」

本該下廚房的李嫂子，此時從門口伸出頭來訓了他一句：「不把你關起來，你這個不中用的，就溜去找那個女人了。」

男的嬉皮笑臉提議道：「咱們成親吧？」

此事一點不合傳統禮俗，可是在那個時代至少在沿海中國是具有代表性的。男女自由結婚，離婚也容易，登報聲明足矣。我們公寓的公案突然讓我警覺古老中國真的一去不回頭了。

後來他二人成了親，我們為他們擺喜宴，有一陣子相安無事。李嫂子拿男的當助手使喚。她也指揮別的佣人，因為她的心腸最好，我也容許她替我當家。可惜，新郎信念念不忘另一個女人的嫵

媚，越是承受李嫂子強迫的愛越是舊情難忘。有一夜他告訴李嫂子想要離開。她立時把他鎖在房裡，翌晨我們被他在地下室撞門的聲音吵醒。

又一次我召來心智堅強的新娘子。我抗議道：「你不能把成年人鎖起來的。」

她氣唬唬地雙手抱在胸前，然後告訴我：「你知道他想什麼？他要另一個女人——我們兩個都要！」

「許多中國男人養一個以上的老婆，」我提醒她。

她出人意料地說：「革命以後就不行啦。何況他是無名小卒，又不是總司令。」

中國的統一與內憂

政局的演變遠比這一類羅曼史來得重要。那時，蔣委員長在南京鞏固他的國民政府。是一個精打細算的年代，看看革命陣營中那一部分會追隨他所領導的保守成分。長江上游的武漢三鎮局勢有欠明朗，我們期望中央決定由蔣委員長來主持大政。斯際共黨分子已自國民黨內徹底清除，共黨已被宣告不准在中國存在。所有俄國顧問一起遣返蘇俄。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伐，勝利地收復平津，把張作霖趕出關外，全國於是歸於統一。

對白人而言，情勢的發展頗為順利。至少他們認為蔣委員長是眾望所歸的最佳領袖，也不會對他們有過多的要求。西方列強願意稍作讓步，放棄些許利益，例如漢口、鎮江等小地方租界歸還中國，至於真正重要的仍維持原狀，領事裁判權也一如慣舊。這是折衷性安排，雙方心照不宣。

中共方面也不容易輕言消滅，朱德率領第四軍的一部分在南昌叛變逃往江西山區，自組紅軍。這實在莫大危險，因為它形成一個可以吸收各方分離不滿分子的核心。更是危險的是，大多數依附左派的留洋學人投效國府有了安插，而鬧事的農民却無處投奔。共黨先前編組起來的農民，國府無法收容。農民和知識分子間的鴻溝變成新政府的威脅。從歷史上看來，中國若未能彌補農民與知識分子間的鴻溝就不會有長治久安的政局。

當時我尚不能立即體認到這一點。美國總領事已經答應容許我們回南京，我想要回去重整家園。聽說經過幾次更換主人，我們的家屋未曾遭到回祿之災，如今已經騰空。最近當地衛生所曾用來做霍亂防治站，所以需要徹底的清洗和消毒。小兒子因皮下注射過量，被庸醫誤害的趙氏夫婦邀請我們暫住他家直到家屋修整完妥為止。

我們成爲第一個重返南京的美國人家，其實意志堅強的家父早在幾個月前悄悄回去住在城內一個中國友人家。自我們身無長物無家可歸的逃上下關軍艦以來，又一次坐馬車進了南京城，真是妙不可言。我覺得南京別來無恙，馬車老舊如前，街道擁擠，髒亂和革命前一樣。厚實的城牆、巍峨的城門樓、寶塔、寺廟乃至高聳的紫金山頂一切如前。

雖說沒有變動，可是馬車還未通過城門我就感受到不同之點。我發現街上行人熙攘，許多新面孔以奇特、異樣的神色對待我們。當然我也見到熟人。鼓樓邊的小販仍在原處做生意。李家花園的門房，有時兼拉黃包車，在路上打了照面。

他們沒有露出笑容，我也一本正經，老朋友是否認得我們，現在為時尚早難以遽下斷語。

於是我們拖拖遑遑拎着幾只行囊來到趙家，位於教會大學谷地的一幢普通宅邸。我們見到趙氏夫婦、新生的女嬰和在堂的雙親。老太爺夫婦倆在小臥房沒有出來會客，我想大約因為不方便。不過我覺出他們的誠懇、和善。趙太太領我們到安置我們的兩間廂房。

中國家庭客氣好禮

我們在趙家居停一個月，對中式家庭的每日禮俗我會長憶勿忘。如果因接納洋人而有危險或者引起不便之處，他們從未言明。如果我的兩個孩子調皮搗蛋，我沒有聽說過，只有一次老媽子告訴我大女孩把一團泥巴塞進一只醬油缸。醬油缸是趙家的寶藏。主持家務的趙太太，像老式家主婆一樣每年照例自製醬油。屋簷下一排大瓦缸放置了終年發酵的醬油。缸口蓋着木板。

老媽子說：「不必提起這件事。趙太太關照過我不要告訴你。我告訴您，爲了有適當機會給他們特別好處以表謝意。」

幾天後機會來了。我發現玻璃櫥裡陳設了一只大瓷盤是我母親從荷蘭帶來祖傳的第哈維爾瓷器之一。頭一次見到它我幾乎脫口叫出：「哦，你在那兒找到我家大瓷盤的？」

可是我想起老媽子的警告，就忍着閉口無言，後來我陸續發現一些我家的物品，一只茶几，一部縫紉機，留聲機和唱片等等。

我在自己廂房偷偷詢問老媽子：「她從那裡

弄到手的？」

老媽子說是從賣贖物的黑市規矩矩成交的，軍隊鬧事引起趁火打劫，亂民再把外國人的物品賣到黑市。

我問道：「她不會問我要不要物歸原主，真是怪事？」我自以為爲很了解我的中國友人。這次我獲得新的經驗。

老媽子很驚訝的樣子，然後提醒我：「可是你已經失掉它們，它們不再是你的。她是你的朋友——歸她擁有，有何不可？」

我無法舒解這種斜理，可是我的美國人性情比想像中更爲倔強。我照直告訴老媽子，「別的無所謂，我那只第哈維爾大盤子我是要收回的。」

「好師母，別忘記醬油缸事件，」老媽子說，「只要有耐性，有一天你的大盤子會失而復得，同時友情也照樣保住。」

我曉得老媽子的想法很對。友情的損害是實際關係的災難，因此我強制地相安無事，只當沒有看見大盤子。同時，天天我到自己家裡監督修理工作，要是不滿意，我會親手擦地板，在地板縫罅中抹石灰消毒。所有牆壁統統刷白，石塊和木器都用「來沙爾水」消毒。那屋子味道難聞，但終於清理乾淨，可以安心地居住。此時我開始挑選家具並且準備窗幔的布料。

好心朋友爲我們搶救並保管的居家用品漸漸從友人隱藏的處所露面重回舊主。最使我開心的是我的處女作——爲母親寫的傳記「流亡者」——竟然安然無恙的歸來！手稿是藏在閣樓中的

小衣櫥裡。亂民沒有注意到，後來我的學生們去收拾我的書籍就一起救了出來。如今手稿安然放在美國我家的書櫥中，封皮殘破，紙頁完整，但却是我的珍藏。我甚至還保有小時閱讀過的十冊狄更斯全集。

我想大約是最後住在趙家那天，我無意間朝玻璃櫥裏的大第哈維爾盤子瞥了一眼。趙太太注意到了，就用她甜甜的語調對我說，「幾年前我買了這只大盤子以便盛大魚上菜時派用場。但是盤子太淺——盛魚以後滷汁會溢出來。」

「您對我們家太好了，」我竭力裝着無動於衷的模樣。「讓我到城南瓷器店買一只盛魚的大盤子送給你。」

她答說：「別麻煩你了，難道我們不是朋友麼？」

一點不假，我們的友情與日俱深。這一個月相處，使我們都感到非常愉快。我們中國朋友全家一點也不會流露出些微的厭倦。我們夾在當中一定有成爲累贅的時候。我揣摩恐怕再也找不到這樣寬厚待人的中國家庭，因爲中國人最講究人際關係。

我們終於重返自己的家屋，留了些禮物在趙家，其中之一是老媽子替我從城南買的上好質料的盛魚瓷盤。我們搬家後，趙家女佣次日帶着我家祖傳的第哈維爾盤子上山來。她站在我面前對我說：

「我們太太要我特別謝謝您的魚盤子。太太要我說，既有很好的魚盤子，她願意把這只盤子送給您。」

盤子成爲友誼象徵

女傭雙手捧着大盤子交給我，是用大紅紙包好的。我也用雙手捧寶似的接了過來。後來我的老媽子說：「您瞧，若用榮耀維繫人們的關係，總會有報酬的。」「多謝你的指點，」我說。以後好多年我跟趙太太長保友誼。我們交談彼此家

中的危機，可是從未冒犯大盤子的禮儀。那盤子先是我的，後來歸她，現在又爲我擁有。這是人生無足輕重的小事，對我却終生難忘。我在中國長大成人，學到規範人際關係的至當行爲，也是一生最重要的訓誨。如今學習有成，除教條外我已精通技巧。技巧是彼此體貼、相互敬重。要施以耐性和某些信條，就是說不論男女，個個講理

，人人的言行都服膺一個原則。原則必須爲衆所周知，而後再做出判斷，採取行動。通常在日常瑣事中可以學到重大教訓。第哈維蘭盤子和盛魚的瓷盤在我與中國友人之間的交換正是最佳範例。隔了這麼多年，我們爲南京的家遭搶劫後重振舊觀吃過許多苦頭，但我已忘得一乾二淨，我只記得友情的教誨，使我受益終身。(未完)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三

寸草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壹幣捌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本書係旅美名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至情至文感人至深，要目有：俺爹爹。父親軼事二三則。俺娘。紀念父親。回憶奶奶。紀念大哥。先兄道鄰事略。哭三哥。紀念三哥。羅馬三年。哭父親等篇，附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憶奶奶原文及譯文各篇另珍貴圖照多幀，蔣復璁先生序，篇篇精彩，歡迎購閱。

鐵血精忠傳

喬家才著全書五百餘頁

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海天感舊錄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仙霞人才及其運數、藍太夫人母教基嚴、文溪小學一羣健兒、浪跡天涯一十二年、時代浪潮遠走廣東、在騎兵營鋒芒漸露、總司令部聯絡參謀、十萬元捉拿江漢清、日寇的剋星特務處、洪公祠和浙江警校、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希望做校長的衛士、藏本領事失蹤事件、無名英雄革命靈魂、公開機關秘密工作、破獲共產國際間諜、陳濟棠強扣三兵艦、刺楊案主犯劉蘆隱、殷汝耕冀東偽組織、兩廣事變策反有成、刺汪案凶手王亞樵、決心赴難親入危城、肅清全國各地日諜、七七變起通州殺敵、紀律森嚴臨危不退、萬人部隊轉瞬成軍、別動隊奮戰淞滬區、忠救軍北方打游擊、從空中截留楊虎城、曾澈和抗日殺奸團、別動軍包頭戰賀龍、懷仁堂上最後遺言。共二百多篇，谷正綱、周念行作序，全書記述戴笠將軍鐵血鋤奸精忠報國的真實故事，字字珠璣篇篇精彩，歡迎購閱，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